

张学斌老师访谈

受访者

1968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78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本科、研究生法语教学、语言学研究及其他有关工作。1985年曾任时任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接见尼日尔教育部长时的翻译。1989年取得拉瓦尔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成为该校访问学者。2002年担任蒙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笔译工作。2003年至2005年，在法国拉罗谢尔大学教授汉语。

采访者

顾森、曾昱璇

您是优秀的校友，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一直都很崇拜您，也一直期待和您有这样一次交流机会。2021年正值院庆70周年，同时也是建党100周年，借此机会，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采访您。第一个问题关于您的学习经历，我们得知您是“文革”后北外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生，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在北外法语系的学习经历？

好的。我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北外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中学就读于北外附中，之后在北外法语系读本科，毕业之后，又在北外读了两年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便留在北外任教，任教过程中正好加拿大那边有留学的名额，不知道怎么就把我挑上了。我去加拿大魁北克学习了4年左右，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北外工作直到退休。

您当时在北外成绩肯定十分优异，请问您对于法语学习有什么体会和诀窍吗？

我学习法语有一些体会。你要说诀窍呢，可能还谈不上。学习法语当中，我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从中学开始过语音关的过程。我认为初学者的语音未必一点都不能错。因为语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渐把它完善就好了。稍微带一点口音，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慢慢改正就好了。

第二是词汇积累的过程。语音是一个完善过程，词汇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积累起来就有一些麻烦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船”，在我们中国有大船、小船、帆船，各种各样的船，就是一个“船”字。后来我发现在法语里面，“船”有40来个不同的说法。军舰有军舰的说法，中国的舢板有中国舢板的说法，通信船有通信船的说法，各种各样的。我慢慢地认识到文化确实存在差异，因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经历不一样，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他们所使用的词汇也很不一样。词和词不一定完全对得上。

第三个过程就是句子了。语音慢慢地完善，词汇也慢慢地积累多了，到了造句就大不一样了。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很多差异，每个词和每个词、每个句和每个句可能都不太一样。比如美国最近发生的“跪杀黑人的事件”，那位黑人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呼吸”，法语应该说成j'étouffe，我们汉语用了一个否定式“我不能呼吸”，句子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注意到第三个层次之后，就觉得这

两个民族除了语音，除了词汇，造句也很不一样。

第四个层次，就是篇章了。篇章也很不一样的，你们慢慢地可能到了二年级、三年级之后，就会看到一些合同，会发现用法语做的合同和用汉语做的合同在篇章的结构上很不一样。有时候要特别注意造句、用词、篇章结构，这就涉及一些语言学上的事儿了，因为不管我们用什么语言说话，其实总有一个二元结构——有一个听众，你就算自言自语，实际上也有一个听众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听众有时候是一个年轻人，有时候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有时候是自己。在遣词造句的时候，要注意跟谁说、怎么说。跟老年人说、跟年轻人说、跟自己说都不一样，你们二年级、三年级以后就需要注意这一点了。

另外，有时候除了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跟老师对话之外，还有很多的東西需要我們自己去努力，通过查阅法语原文资料自己寻求答案。比如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为什么选择了路易十一时期为背景？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不光要读《巴黎圣母院》，还要查询资料。查资料的时候既涨了知识又学了法语。第二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给自己提的。为什么法国在它那个六角形领土里边要分100个省，为什么不分50个省？查找答案的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自己一边学着法语还得去查查资料，既读了法语，又增进了对法语、对法国的认识。第三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导火线是什么呀？它为什么大革命？三级会议是怎么开的？这就需要读法国历史去找答案，这样就有了兴趣（这是我的兴趣不一定是你们的兴趣哈），带着这些兴趣去学习，可能动力会更强。还有一个问题，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时候，死之前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啊？雨果到底为什么被人们称为浪漫主义文学家？其实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书上有写的。如果说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去了解，既学了法语，又了解了法国，一举两得。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慢慢再说，你们自己会体会到的，我就只是抛砖引玉吧。

您提的问题确实很有趣，学习法语的确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中法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既复杂又有趣。听了您的这些回答我们都受益匪浅。我们得知您学生时期的专业是语言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译法，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吗？

我的专业方向是语言学，承担的课程主要是汉译法。先说语言学吧，因为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对西方语言学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当时读起来确实有时候磕磕绊绊的，挺费劲的。学习语言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阔了眼界。比如

说观察语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因此就产生了不同的流派。这就像那首诗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通过对语言这个事物的观察，出现很多语言的流派，比如说结构主义流派、分布主义流派，还有话语分析流派等等，那么就产生了结构主义、分布主义，还有功能主义……实际上，这些主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语言的结果，其他的事物可能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翻译的问题，我主要的授课内容是汉译法。汉译法的问题主要是多听，如果人家法国人看不懂，那不等于白干了嘛。各种各样的书都得读，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反正都了解一点儿才能译。而且，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在造句、用词上都不一样，篇章结构也不太一样。因此在翻译的时候，mot à mot的翻译有时行得通，有时行不通。如果你们想再进一步了解的话，到了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你们可以看看《金刚经》，鸠摩罗什在翻译《金刚经》之后有一个感言，我基本同意他说的，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可以批评也可以完善，咱们对于前人的东西的态度应该这样，这样就可以进步了。

我们了解到您曾在北外任教，您可以和我们讲一讲这段北外的任教经历吗，您任职期间开设了哪些法语课程？

任教的经历如果用很简单的话来说是“教学相长”。学生其实也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大家互相沟通，我们北外的学生和老师都是很好的。我最早的时候开过精读课，不过开的时间不长。主要开的课是“汉译法”，“汉译法”（开设）的时间比较长，在研究生任课的时候也是“汉译法”课，本科四年级也是“汉译法”课。过去北外有联合国翻译班，我教过他们“法译汉”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时间也不长。

我们听说您退休后帮助长春的华桥外国语学院进行法语学科建设，请问您在那里从事了哪些工作？

当初我在那儿的时候，学校叫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它是一个高等学校，现在的名字改成吉林外国语大学。因为当时它建校时间比较短，最早是张老师在那儿任职，后来我接手法语系的工作，我们主要工作是学校的法语专业的学科建设，还有法语系学生的教学工作，我担任的是三四年级的法语精读课，还有学校初期的图书购买工作等等。总的来说我当时从事的是学校建校初期的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

非常感谢您，您在退休后也致力于法语学科建设，继续为专业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让我们感到由衷的钦佩。最后两个问题，因为正值建党100周年，我们也一直说北外有红色基因，请问您认为法语学科的红色基因有哪些？

法语学科的红色基因和北外的红色基因放在一起就是6个字：爱祖国，爱人民。当然这6个字，在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用法语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就是北外法语的红色基因。这个基因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有我们的爱法，到了你们这一代，你们也有你们的爱法，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法，就是用我们的专业为祖国为人民做些事情。可能有些人功成名就，有些人没有，但其实这都没关系。我们只要有真的爱，我们只要为专业努力奉献，就够了。

我认为您总结得特别好，红色基因就是爱祖国、爱人民。北外的发展与中国70多年的发展密切相关。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有没有一些想要对法语学院现在的老师和学生们说的话呢？

我们在学习法语的过程当中，要了解法国，用法语了解法国和法语国家，同时我们也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了解中国和法国这个目标可能太大了，但是我们尽力吧。法国当前的经济政策是什么？工业政策是什么？法国有多少个大区？他们为什么要立大区？大区的目的又是什么？法国最大的公司是什么？还有欧尚（Auchan）和家乐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法国的这些小事其实都是大事。在中国和法国两种文化中，我们要做好中间的桥梁。我挺喜欢文学的，但是文学专业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比如说在文学方面，用法文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作品有多少？中文叙述法国的文学作品又有多少？二者的数量很不平衡。法国叙述中国的文学，我们也要多了解，哪怕这里边有些描述是对中国非常不好的。这像我们的一面镜子，哪怕是哈哈镜，我们也得了解一下。最后，在疫情期间大家也要多多保重，好好学习。猫在家里面也是学习的机会。